

名作家为何纷纷涉足

少儿图书？

陈香



近一两年的中国文坛上，著名成人文学作家纷纷“转型”，写作儿童文学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现象。

2014年初，诗人赵丽宏推出带有自传体性质的《童年河》，开成人文学作家写儿童文学之先河，去年又推出儿童小说《渔童》。2014年4月，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张炜推出了他个人的首部儿童文学作品《少年与海》，去岁推出《寻找鱼王》。其他还有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珂德》，虹影的《奥当女孩》，包括最近马原推出的《湾格花原》，阿来即将出版的《三只虫草》，大作家的跨界写作成为一种风潮。

究竟什么原因，让成人文学名家纷纷进入少儿图书写作？他们的写作又给儿童文学带来了什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儿委会主任高洪波更愿意把此视为一种传统的复归，“衔接了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传统”。

作家以丰厚积淀回视童年

有的作家转型写儿童文学作品，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譬如马原写作《湾格花原》，是因为幼子马格已经到了听童话的年纪，作为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的开拓者之一，《湾格花原》是马原的第一部跨界童话，201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2015年8月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书中多有奇思妙想、童趣横生的场景展示和细节描写，但字里行间不时迸溅出的哲思火花，使得文本具有远不同于一般童话的广度和深度。

再如从2006年开始，给女儿讲故事成为虹影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2013年，虹影带女儿去了重庆奥当兵营——虹影小时候经常路过的白色城堡，在城堡前，她给女儿讲了一个故事，女儿

瑟琶非常喜欢，最终成就了《奥当女孩》这本书。

也有部分作家转型写作儿童文学，是因为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积累了厚重的人生感悟后，开始了对往事的回忆与重述。正如张炜所言：“儿童时期一切都足够新鲜，世界还是新的，这个世界要在他的一生中慢慢变得陈旧。有些感受和最初的印记是永远难以忘怀、永远难以褪色的”。毕飞宇表示，写作儿童文学“不是自传”，而是“我们经历过那样的童年和少年，如果不把它们作为范本留存下来，很可惜。让现在年轻人看看那个年代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儿童文学需要名家的介入

反过来，儿童文学需要名家的介入。《纳尼亚传奇》《哈利·波特》的作者都是人生阅历丰厚、学养渊博的学者。“当代儿童文学写作对写作者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儿童文学也越来越要求在自身相对单纯的文体里，容纳更广阔的内容，要有更复杂、宏阔的表现形式。”儿童文学作家、《人民文学》副主编李东华将此视为儿童文学创作内在的推进力。

在李东华看来，今天的原创儿童文学写作，一方面由于市场的瞬间膨胀，带来对写作群体的极大需求，由此放低了写作的门槛要求；但另一方面，高端的儿童文学写作，又以极为苛刻的眼光挑剔真正属于自己的写作者。她形容说，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创作是“有智慧有童心，既是非常复杂的，又是非常单纯的”。

如今，中国少儿图书市场的体量非常庞大，占整体市场码洋的15%左右。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查理九世》系列如今已出到25本，连续数年占据排行榜，总销量在3000万册以上。国内也涌现出曹文轩、杨红樱、郑渊洁、秦文君、沈石溪等一批优秀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家……其中曹文轩

最近还入围了安徒生奖5人决选名单，他的《草房子》出版18年印刷300次，销售超1000万册，可谓经典文本。

对于优秀儿童文学的评判标准，张炜的观点是，一部少年书籍，如果成年人看了觉得肤浅无趣，那就不算是好的“儿童文学”，而且很可能就不算“文学”。“文学的固有魅力不会因为儿童的喜欢而消失，相反只会因为儿童的喜欢而更加焕发出来。”

要遵守儿童文学基本规律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将《湾格花原》的创作视为马原文学创作的再次转型，提供给文学界的思考则是：“文学一直在时代、现实、历史的宏大命题下，力图表现现实和历史的深刻性，但文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单纯、质朴、简单，怀着孩子般的惊奇，以直接的心灵感受，对外部世界进行重新认识和体验。”

需要注意的是，儿童文学创作必须遵守儿童文学的基本规律。“要尊重童心，从孩子的视角来看世界，从孩子的心灵来看世界，否则就容易陷入成人化，成为一部‘伪儿童文学’作品。”李东华表示。高洪波提醒说，名家写儿童文学，切忌理念大于形象，同时，读者年龄的指向性应确定，“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单独指向可能会达到更好的写作和阅读效果。”

“博尔赫斯曾说过，伟大的文学最终都趋向于一种儿童文学。以前对这句话一直都不理解，读了马原的这部作品，我认为，儿童文学给文学提供的重要价值是，保持心灵的纯度，保持儿童世界的想象力以及语言的纯净。”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建议，儿童文学出版可以更多地邀请文学名家来写，以此拓展我们原来理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空间。

“更路簿”展示 中国经略南海信史

秦京午

海南大学周伟民、唐玲玲教授历时26年撰写的《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昆仑出版社出版），图文并茂地诠释海南渔民航海秘籍，为中国维护南海岛屿主权与南海海洋权益提供了浓墨重彩的民间信史。

《更路簿》《去西南沙的水路簿》《顺风相关》等“同书”异名，是南海渔民用生命、血汗和智慧探索南海的结晶。2008年6月入选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渔民苏承芬的“更路簿”，补足了渔民到中沙群岛特别是黄岩岛的更路，证明黄岩岛是海南渔民传统的捕捞地区；郭振乾的《西、南沙群岛渔业更路图》，说明渔民在南海的捕捞已经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南海交通体系。两位作者认为“更路簿”起源于明初郑和下西洋前后，大约在公元15世纪初。“更路簿”目前已成为收藏家的新目标，报价动辄上百万元人民币。

《老记采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书名初望而生雅意，细品又非常贴切。作者张虎生虽曾担任全国人大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堂堂副部级，却常以“记者”身份自居自傲，自言“这一辈子就想学新闻，干新闻”。

1956年，他从太原五中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才从校长马寅初的口中知道，他是当年在全国文科状元。

萧乾给他们上第一堂课时曾说：“你们选择的职业是好行当、苦差事。”大学二年级开设实习课，老师不出题目、不给线索，要求一个月内交出一篇新闻稿。他每天坐公交车到西直门，东瞅西看就是找不到新闻，眼看大多数调子纷纷交稿，都快急哭了。后来终于在北新桥街角看到一辆卖蜂窝煤的推车。卖煤工说，这是新出的产品，省煤好烧，再多的就要问煤建公司了。公司的人看到他掏出的只是实习证，取出一摞材料摆桌子上便扬长而去。他记下有用的文字和数据，又走访了两户用蜂窝煤的人家。经老师推荐，这篇《北京市大力推广蜂窝煤》在《北京日报》见报，让他初品记者的乐趣。他由此知道，新闻工作者必须以新事物、新发展、新理念为自己聚焦和传播的标的。

1960年刚毕业，他就担任了中联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拉丁美洲丛刊》的副总编。如果说求实求是记者的首要素质；那么，求深求严求准是编辑的第一职责。他勤奋学习，关注国际风云变幻，细心领会并精确阐明国家的外交方针。

“文革”中，他被迫下放河南农村劳动10年。“四人帮”甫一垮台，他即奉调

元朝统治者怕汉人造反，社会管制极其严格，甚至把人分成好几个等级，比印度的种姓制度还要糟糕。过于严苛的统治使得元代没有多少好诗文，唱小戏的大行其道。宋代的教坊和勾栏为元代的戏曲演唱做了历史性的铺垫和文学上的准备。元人依据某个故事情节，把许多小词小令串起来，分别描述不同情境和不同人物，从短短几首发展到几十首，慢慢就形成了戏剧。《窦娥冤》就是那个时代的作品。

从元代延续过来的说唱表演，在明中期渐渐形成了广泛的市場气象，不仅王公贵族爱看爱听，就连小集市上也有说书的、唱小戏的、玩杂耍的。这些说唱的内容十分驳杂，其中相当一部分有比较集中的主题，一是三国，一是梁山好汉，还有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因为老百姓爱听，于是有人把这些故事连成了长篇，原意大概是给说唱艺人提供一个范本。它们印成了大书，到处传播，于是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那样的长篇小说。

《三国演义》描写了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最后达到三国鼎立的历史过程，书中写了几百个人物，主要人物形象鲜明富有个性，其中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关羽、周瑜等最为生动。鲁迅曾经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做过深刻而独到的评论，说诸葛亮智多而近妖，刘备谦恭而近伪。《三国演义》有个缺点，即作者站在汉家正统正宗的立场上，把曹操写成了奸雄。实际上，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学上看，曹氏父子，特别是曹操，是了不起的人物。

《西游记》的历史蓝本是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这本书不仅有关宗教和政治，也有地理、民族、风俗等内容。印度缺少古代文字历史，许多节点还要参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西游记》的作者充分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创造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形象，为中国文学贡献了一部杰作。

《金瓶梅》也值得一提，它从《水浒传》中武松故事衍生出一枝来，专写西门庆，展现了明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产地相距几万公里，却和同时期欧洲薄伽丘写的《十日谈》一样，都描写了世态人情和人的基本欲望。不同的是，《十日谈》着重宣扬人性的合理性，这是和一切为了神的世纪欧洲文化主流相对应的，因此属于欧洲启蒙文学的一部分。而《金瓶梅》则注重了性欲的描述，在人文价值上不如《十日谈》，这也是中国缺乏启蒙文学阶段的一个例证。

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大都存在一个缺点：上半部精彩，下半部稀松，《三国演义》是这样，《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是这样。甚至连清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也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古典长篇是根据说唱连缀起来的，精彩的是被艺人说唱加工了多次的，而不精彩的部分是作者为了完整而添加的。还有，中国的小说家往往将精彩的东西放在前边，以期先声夺人；而西方的小说家几乎都是把最精彩的情节放在后边，高潮一过，戛然而止。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明读之。

——朱熹 陈明书

爱书妙语

书法家简介：陈明，字光远，书法爱好者、媒体工作者。现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书画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出版书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硬笔书法》报主编，《中学生写字》《小学生写字》编委。

他自幼酷爱书画、篆刻，颜楷入手，兼习行隶，师从金安达、张仲秋、庞中华等书法家。多年临池，笔耕不辍，书法作品多次在各级比赛中入展、获奖、入集。

回京参加写作班子，奋笔疾书，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批判“四人帮”的系列文章。1980年被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民主与法制的宣传工作。10年后，他进入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不上夜班的日子就沉下去接地气，力争写出鲜活作品。

作为张虎生大半生笔耕生涯的部分结晶，《老记采薇集》分报苑笔耕、域外采风、学海漫议三部分。报苑笔耕显示了他远高于一般记者的眼光层面和政治素养，如《碑·里程碑·墓碑》一文总结江青求洋人作传树“史”碑，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开“瞻仰圣地”搞“房”碑，姚文元磨秃狼毫自营“书”碑，张春桥立意拼凑一个“张春桥思想”，替自己写一通“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到头来自造了一块铭刻着“四人帮”篡党窃国可耻失败记录的墓碑。文章高屋建瓴、文笔辛辣纵横。学海漫议则有《石碣物证与股人东渡辨析》类专业高深的学术论文，从历史史料、股人航海能力、有无可走“阿留申航线”等三个方面详尽论证，否定了殷朝曾远航美洲的说法。

比较让人吃惊的是域外采风部分，生动鲜活，种种奇闻趣事如在眼前。如《衣食住行在曼谷》一篇，从“由于长途电话线路不畅，从印度飞往曼谷途中，心里就不踏实”，且果然看不到接机人的切身焦虑开头，立时将读者带入当时情境。曼谷市内平均车速每小时5公里，司机们习以为常，常常拿起杂志来看。朋友告诉他，如果恰好路经街道，去大排档用完快餐都来得及。长年累月这么磨练，所以泰国人很少有急性子的。这些描写充分展示了他对文字的掌控力及高妙造詣。

文明是副产品

郑也夫

我的模糊记忆尚可，精确记忆很差，脑子里的电话号码不超过5个。印象中，作为学术概念的“副产品”很早就扎根我头脑中，最近整理1991年开始写作的旧作《代价论》时，才发现书中赫然记录着这一思想的萌芽：

如果像杜尔凯姆所说，最初开始分工并不是为了增加财富；如果像费孝通所说，族外婚初行时人们不会认识到它会增加种族体质的优势，就可以说“财富的增长”“体质的增强”只是人们抱着另一目的行动的副产品。我们反对目的论，绝不是说人不应抱有目标，选择一种手段必是企图达到一种目标，我们不赞同的是为无生命的事物提出一个它所追求的目标，把一事物形成后发挥的某种功能——很可能是其副产品——说成其产生的原因、其存在的目的。

12年后，“副产品”从占有一席之地之一的学术概念，提升到图谋日后研究和写作的主题。2003年我在人民大学授课中谈到：

华裔大数学家陈省身曾在演讲中说欧几里得在两千年前提出空间中只存在5种正多面体……最后一个是由20个三角形组成的正二十面体。但大自然中一直没有发现一个自然生物或是矿物质的结晶形状是正二十面体。这意味着，正二十面体只存在于人的思维当中。但是到了今天，这个真实世界里存在的正二十面体和欧几里德概念里的那个正二十面体遭遇了。前沿的数学成果，要在多少年后走向应用，造福于社会呢？通常是三五百年吧，有些甚至永远不能走入实用。反过来说，最实用的东西也意味着最常规的东西。一亩地多产几斤粮食，多实用啊。但如果人类眼睛只盯着农业，那就连农业都发展不了，因为农业的发展依赖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我们开发了很多暂时看起来无用的东西，这些东西最后可能转化成一个个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将极大地造福于人类。

文字原来是干什么的？部落要打仗，风险太大了。打不打呀？来算一卦增强信心。于是在篝火上烤起牛肩胛骨或龟甲，依据裂纹预言一下，并记录下来。它后来被称作甲骨文。可以说，文字产生于一种无用之学。如果当年的部落首领都高度实用，那就没有巫，没有甲骨文，没有日后的文字。文字出台时用处狭窄，后来才光大。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副产品”造就的，不是有直接用途的那些东西造就的。

《文明是副产品》是2013年开始动笔的。最初还包括城市、电影、青霉素、伟哥、快乐等。我在北大开中国高校讲授《幸福导论》课程之先河，却屡屡回避这类研讨会。因为我以为，幸福是投身于一桩你所热爱的较大事务的副产品，将幸福作为目的是追求不到的。读过迈克尔的《现代医学的偶然发现》一书后，重心转移到外婚制、农业、文字、纸张的起源这些人类早期的最伟大发明，思考人类文明产生之主题愈加凸显。

构成文明之起源和支点的农业、文字等，均为副产品，且今天诸多最伟大的科技发明常常依然是副产品。目的性行为的成果必在意料之中，意料之中成果的开创性有限，难以成为文明的发轫和转折点。

（此文为《文明是副产品》后记，该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张虎生：60年始终在路上

张稚丹



张稚丹
张虎生，笔名张虎，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新闻发言人、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等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对新闻事业有着深厚的造诣。此次出版的《老记采薇集》是其多年心血的结晶。

张虎生，笔名张虎，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新闻发言人、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等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对新闻事业有着深厚的造诣。此次出版的《老记采薇集》是其多年心血的结晶。